見羅先生書

見羅先生書卷之三

論語大意

學而時習之章

開卷便説一箇學字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相傳者傳此學也三千七十之徒相與講者講此學也要緊明一學字明得學即所云時習朋來悅樂不愠一切皆有下落矣不然學詩書䌷詩書無可習矣學事藝離事藝無可習矣人只漫説時習維天之命於穆不巳葢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葢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易於乾象

亦發之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必悟此而後學可明知此義而後習之道可得矣不然作輟進止之弊其容免乎

時習而悅渾然是箇明明德朋來而樂渾然是箇親民人不知而不慍渾然是箇止於至善必如此而後學之體用全也以時習爲明德人所知也以朋來爲親民人易見也以人不知而不慍爲止至善則容有未易知者大率以造詣之極至者當之矣而其寔不然也學問之道只是辨箇人分已分上的界頭在人分上做的便是小人在已分做的

便是君子爲仁由己由人乎哉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只是此箇消息而人不及知也豈有以人之知不知爲喜慍者而尚可爲君子者乎可以成德者乎

其爲人也孝弟章

有子真支離無怪象山之說大率學先知止見不歸宗自不免於此病夫子没門弟子輩乃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不知是誰主見其不明孔子之學亦併昭昭矣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何處得箇曾子來微曾子孔子之學幾於

無傳矣孔子晚成大學獨爲交付豈苟然哉後章既欲以和行禮又欲以禮節和病亦坐此仁自是本孝弟是仁一事先儒之説不謬孔門講仁最熟辨仁之旨詳矣乃尚以孝弟爲仁之本也豈不謬哉若截出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一句自善

吾想孔子真知天然就東方看昭昭也是天就西方看昭昭也是天就威儀文詞上看孔子固渾然是箇聖人就言行氣象上看孔子亦渾然是箇聖人就才識技藝上看孔子亦渾然是箇聖人所以就言行氣象上學者就爲肖子這一輩就才識技

藝上學者就爲子貢冉有這一輩就文詞威儀上
學者就爲子游子夏這一輩亦誰識其本領乃潔
淨精微皜皜乎一物無有者乎當時門下士自顏
曾冉閔外大率見不到此姑以言行氣象求之則
如有子者亦想見其必有可觀者矣諸弟子所以
謂之近似者矣

巧言令色章

先襄敏曾同劉南郭講學於安定書院時有講君
子中庸章者南郭云公最善說經如此書恐無別
奇論襄欽曰此書正好發疑何得無論小人之反

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眼前悖理非法誹非小
人恐無他反中庸的分所謂反中庸而無忌憚者
其人亦非小可矣大率如荀卿非十二子章所云
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者是也故能變易名實
顛倒是非使人惶惑迷亂而失所守如楊朱墨翟
告子荀卿之輩此其所以能反中庸也此聖人所
以深致闢也若如世怙後滅義者縱無忌憚只是
成其一人之罪咎而已焉能反中庸乎一時聽者
躰有省巧言令色鮮仁辨亦在此論篤是與君子
者乎色莊者乎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就論語中發此義者非一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則在虞廷已闢之惡之矣此行僞而堅言僞而辨順非而澤如少正卯者正所謂鮮仁者孔子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

吾日三省吾身

愚答董蓉丈書有云三省則修之矩度一貫則止之淵源真孔曾相授守一道也然讀者尚恐不知三省便是一貫則猶不免仍舊之說將三省做隨事精察已前一段事一貫作真積力久已後一段

事是曾子未聞一貫之前是一樣工夫既聞一貫之後又是一樣工夫矣如此其可通乎聖人之學論主腦則合下便是一貫論條理則到底是要三省三省不是有間斷的工夫不是無主腦的學問一日之間除却為人謀與朋友交習師友更有何事除却此三輩交接更有何人是一日之間自朝至暮無時而不省即是無時而不修也故曰不是有間斷的工夫忠是誰忠信是誰信習是誰習故愚曾有曰三省只是一省九思只是一思省者省其所止者也三省吾身上所謂知本者也故曰不是

無王腦的學問樊遲問仁孔子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際畢三者以盡一日之交一日之專而王腦只是求仁正是知本消息至於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又斷以無常變險夷而一之矣何其重之密耶蓋王腦要歸宗而條理必用致密止修爾法在論語中雖未挈出而默默做手矩度不易此矣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是曾子一生用省身工夫的證驗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正顏色斯近信矣三斯自何而來從本流出非由勉強是曾子

省身學問原有本領的證驗予故曰三省則修之矩度一貫則止之淵源謂孔曾相授守一道也

弟子入則孝章

弟子者與弟子職之弟子不同猶呼二三子云云蓋呼門人為弟子而告之也孔門之學雖以知本為宗而文學言語政事經世科條一無所廢豈獨今人有科舉之累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蓋自三代盛時以行進人文詞之學亦自廢不得也不但廢不得矜長而角技關靡而誇多者弊亦不容免也故雖孔門弟子本領稍輕者

亦不免著重於此此聖人所以呼其名而告之也分別本末使知先後謂入孝出弟愛衆親仁是本學文是末有餘力自不妨於學文蓋經世學問文原所不廢者只不可紊其先後之序急於學文將本領之務反玩忽而不加急耳明道先生有云若有本則文自至矣又云且省外事但立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又是推進一步而說即學文之能事便從餘力中流出一以貫之矣

賢賢易色章

愚嘗謂四科蓋據陳蔡諸賢一時所長而說不但

聖人無四科之設且亦非諸賢終身之定品也蓋記者欲列其名不得不就所長戶分之此蓋作文之法未有直綴十人之名一無科別而可以成文理者也後儒因謂聖門有四科之教且以四科定諸賢終身之品則過矣大率聖門之學只以德行爲宗道在經世文學政事言語之用諸所不廢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本末之分昭昭矣豈有聖人教人而有文學之專科政事言語之別業乎子貢宰聞性與天道子游所造亦深季路升堂爲曾子所畏後來所進皆不可量惟冉求有聚斂之罪宰我

有短衰之疵則就列在諸賢尚應靦汗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愚嘗據此以冉求為孔門既黜之徒而歷代因之尚巍然崇祀在十哲之列始終只成文學合下就為定品者子夏一人而已如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不知前四句所指所幹者是何事後二句所指為學者又是何事是分明一箇文學的科臼矣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不知上二句所云博所云篤所云問所云思者是在何處用心

下一句所云仁是從何處討出是又分明一箇文學的種子矣只爲聖門之學以求仁爲宗以知本爲要故其言論之間不得不管歸於此耳而其實精意誠心全副精神倒歸文學一路千載而下猶可想見於辭氣之間也吳氏見不及此乃以抑揚太過恐其流弊至於廢學又不知其所指爲學者何事大率宋儒自周程外其所見者畧不出此則其所謂廢者正文學之學與上章夫子之言原不足相爲方比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論語全書只以求仁爲宗其實落做處却以修身爲本葢經世之學舍修身爲本別無有他途之可以架空陵躐者矣徹內徹外步步要着鞭徹人徹巳步步無空缺然後本常立身常修而仁體乃爲無滲漏也不重則不威非飾貌也學爲之不固矣言之要之則實理也即所謂仁是也然又須求輔仁之友異趣者勿與交求日新之益過改者勿吝何其工之密耶何其工之密耶只揭出修身爲本宗旨一明亦何曾見他多了頭面何曾見他着

在支節却如此節節提點用來反覺緊轃

慎終追遠章

慎終追遠民德何以便歸厚眞不消在家國天下上分半點精神也他日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而其傳大學也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眞𨺚定一箇修身爲本一以貫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子禽問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愚嘗書與弟椐有云聖門學者淺深造詣雖殊宗

旨知本則一蓋皆不求之人而求之巳所謂不在人分上做工夫也陳亢之疑只爲信不及此渠只見得當時夤緣扳附之輩乘危僥倖之人多少費心勞力曾不足以動邦君之一盻而夫子轍環周流所至輒蒙尊禮下賢圖治之主知其不可多望於天下而以謂夫子之必有求矣此處若不明本必與他理辨之楚時夫子如何不曾求之齊時夫子如何不曾求周羅對證如辨是非不但夫子之心跡未易以明而學問之旨亦終於不明白矣子貢邦達此也故不與他理辨直從夫子身上點出

温良恭儉讓渾然太和元氣盎然通理黃中善戲謔兮直認夫子作求只是異乎他人之求不曾在人分上着半點精神耳至今千載而下讀之猶可想見其氣味多少深厚其識趣多少高遠其度量多少寬洪其感孚多少神妙詞說不繁意有獨至豈獨夫子真是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相傳脉絡總只一箇異乎人之求之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而已矣後之學者只不明此所以高騖虛玄卑流功利抑誰識温良恭儉讓之透體露心渾然一天之命者乎

父在觀其志章

此章原說人子事親之道舊說誤爲觀人之法若謂聖人於觀人外又別設一觀子法矣理謬甚著習者不察耳先意承志承顏順志與昔賢所爲養志者原是事親常法然只父在則志可觀若父没後獨有行可見耳父没而不敢讀其書毋没而不敢執其器親旣亡志不可見可見者獨此而已故父没則當觀其行然猶未也必三年之久見父之行如見父之心覲父之遺如覲父之面率由而敬守之乃眞可爲能觀其行没而不忘其父者也此

其所以爲孝也他日曾子亦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想見當時不但諸侯卽世祿家亦自有一家之政爲子者一旦嗣職任情喜怒頓革前章顚覆典刑如湯太甲紈袴膏粱若此者比比皆是矣此所謂可慨者也此夫子之所以有云而曾子有感孟莊復稱其賢以警世也

君子食無求飽章

聖人論學要緊關防只在理欲之辨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居養食色此豈易制之欲多少英雄

豪傑陷溺不得出頭只為牽制於此而世每易言之大率儒學久不明不朴實頭立箇殀壽不貳的志氣朴實頭下箇斬釘截鐵的工夫帶水拖泥合下來久不清楚矣所以十無五就孔子却老實動頭就要判之以此如曰士而懷居不足為士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未足與議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其稱顏子也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稱子路也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

耻者其由也與至其自言也亦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中富而可求雖執鞭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而已何等斬截伶俐其志氣所以常伸身主所以常徤做得發憤忘食不厭不倦的工夫也故敢自信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只不如丘之好學耳後之學者大率不咎志却只咎稟其寔除却孔子顏曾而下氣質果盡無其人乎只爲合下在這裏斷不清切耳敏事慎言求友自是好學之事假令安飽之心少爲掛帶則雖有慎敏求益之心其能一以志嚮往而無有二三之

牽掣者乎此可謂好學所以必先斷之於此

貧而無諂章

六經無閒說詩亦莫非學也故不明乎學不可以言詩必明乎學而後知詩之比物醜類無非所以為學也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故不明乎學而與言詩是直以為嘲風儔月玩弄光景之具而已烏在其為詩乎故子貢之悟如切如磋子夏之悟繪事後素或因學而悟詩或因詩而悟學而夫子皆與之曰始可與言

詩也已是皆知詩之所言無非學者而不以詩爲詩也不然三百篇之删述將孔子之志荒而詩人之意隱矣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聖人之學只要在人已上分別得下手明白使人學有歸宿不患人之不已知是昭然在自修上做患不知人豈是向外求討他日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者正與孟子知言意同恐在我之權度少不明則似是之邪說得以惑知人者都與中庸知人意同蓋恐賢否混淆足以亂德則患不知

人亦正所以爲自修實力而非徇外而爲人也與

後章求爲可知其詞異其旨一也

爲政以德章

夫子嘗稱舜矣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墳典丘索未攷者姑未道只夫子删定二典之中曆象授時明刑敷教封山濬川是有多少作用孔子一切不道而獨稱舜之無爲後儒到此擬置不下因爲之說曰聖人作事雖甚張皇一切順天之道因地之宜量民之情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要之一自然而已矣此其所以

爲無爲也所以不病於有爲也嗟嗟是求其説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也言雖近似理却不然時雍於變協和風動何等盛治此豈制度文爲作用經綸之所可致真有不賞而自勸不怒而自威拱手垂裳不動聲色而躋斯世於仁壽之理者孔子之意葢直以唐虞之盛治舉而歸本於一恭已而已矣試看後來豈是法制經綸較之唐虞有所未備山無可封矣川無可濬矣曆象授時比之古人較精密矣其所以治不古若者只爲穆清之上所以端本澄源者少古人恭已一段精神耳爲政以德

意正主此故直以擬之北辰之寂然居其所而衆星自為之共向也學貴明宗辨正在此少涉施為便流末上即令治可小康總是以法把持於知本一路之血脉經綸去之遠矣

詩三百章

思無邪足以槩全經之義此詩所以無非學也大率雅頌二南固是賢人君子之作即鄭衛之淫風周末之怨刺亦未必皆出於淫奔讒慝之口如後世之所謂詩史者端人正士傷事感時托為之言以寄其志者耳

道之以政章

王迹既熄列國分爭時至春秋德義之風掃地一時英君哲輔號稱有志於治者亦不過以法把持如管仲之作內政子產之鑄刑書此其賢之尤著也而其作用不過如此雖其一時亦少收約束整齊之效而格心向化去盛王之風致遠矣此聖人之所以感而歎也蓋政刑作用極其氣力止於能使人之苟免而其無恥者猶在也子賤之治單父也遂偕王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鳴琴座上垂拱雍雍只不知子賤何以致此蓋必如子

賤之所以治單父者而後庶幾乎道之以德必如夜漁者得小即釋之而後民之從化者庶幾乎有恥且格也欲明政本者於此覷矣

吾十有五章

後人每以聖本生知非學可至子貢亦曰固天縱之將聖也果生知何待學乎然以予觀於吾十有五章十年一積學十年一進級淺深分數次第稱量若毫髮不容以僭差陵躐者又似全是學也曾語一友人曰生而知之者生而知此學耳重在學非生知者便無待於學也此不學者民之所以為

下也其友未之能信予曰試發一問孔子曰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試説孔子十五志學時卽如此耳順從心否必十五時便能耳順從心乃是生成若必六十後耳順七十後從心必竟還是學成其友默默無以爲對予因曰聖人無誑語豈有孔子之聖而作誑語之理説三十而立必竟是要十五年的工夫方到得立説四十而不惑必竟是又用十年的工夫方到得不惑知命耳順從心皆然其友曰然則後人之所謂生知子貢之所謂天縱者其説妄矣乎曰却又不然必竟孔子生知陽明

先生曾有言曰聖人志學便是志不踰矩之學詎人十五歲時徹見性分之全踏定脚跟到底歸結于故曰生而知之者生而知此學耳故謂夫子明學之蚤爲生知可耳謂夫子德成之蚤無復待於學也豈其然乎

孟武伯游夏懿子問孝四章

孔子之學以仁爲宗開口說仁盎然和盤托出人自不知耳如武伯問孝答以父母惟其疾之憂武伯所問者人子之道夫子所答者却是父母之心就事言之判若不相蒙渉以意體之父母之心克

渾然與子為體人子之心亦如父母之心渾然與親為體孝又何足言乎記曰服勞奉養是直孝之跡節耳有真愛必有和氣有和氣必有婉容未有子心與親心為體而服勞奉養之跡節反有不至者也此所謂不必道者也下章不敬何以別乎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意皆類此大率只是教人於本上求而不於服勞奉養之末上較疏數也懿子一答却與此稍不同蓋因病立方其標證之所當治又有最急切者于是時也公室弱私家強大夫之家所用者一切皆諸侯之禮歌雍以徹

八佾舞庭不但諸侯又僭天子之禮矣此雖僖子之賢其家庭之際父子之間亦有習用而不察者生所事歿所塟祭何嘗一循其大夫之名分品節而無有僭差踰越者哉故因其有孝之問自牖而納之約焉知所以奉親者當處親以安則必思所以安親者當處親以道所謂陳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此三都之墮所以不煩兵革而就戢也然則無違之答豈獨以正懿子強公室杜私門相事攝行其作用之大端已略見於此矣

視其所以章

身修可矣然而必曰正心蓋心不正身不可得而修也必曰誠意蓋意不誠身不可得而修也必曰格物必曰致知蓋物不格知不致身不可得而修也聖人做工夫必自裏及表透體露心不容毫髮之間故其覺人也即用此法既視所以必觀其由必察其安蓋必如是而後謂之真人必如是而後謂之實學虛知見虛意氣留是當不得數或作或輟有爲而爲粧點者乎決難合一大率世間飾小行矜小廉善事美名亦但有之只到觀其所由便

有多少夾襍更復察其所安真令肾腸俱露毫髮無遁情矣然以予觀之世間人雖不曾有孔子的實學至於觀人則無不具孔子的眼孔求全責備推毛求疵真所謂至愚者亦如神也嗟乎世之喜於觀人備於責人如此而學者自修尚可不一循孔子矩轍而欲挾半假半真之學術以盜名而欺世乎

君子不器章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又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吾少也賤故多

能鄙事觀此則聖人之不貴多能也審矣君子小人大小之分量明矣故伎倆旁通不可指名不器所謂君子之不器者豈以此乎大率拘方守局必信必果如小人之硜硜者則正所謂器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大人之無適無莫者所謂不器也管子豈非通才只爲學不見道不免器小賜也達矣少落知見之科雖貴可稱亦終不免爲器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則真所謂不器者也孟子又表而異之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曾子又就上面湊底點染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則併與其所爲不器者和盤托出矣須味須味

子張學干祿章

聖門無干祿之學子張雖務外豈有顯學干祿之理但其最初發心不是徹底性命故其出入起居游息藏修未免有近名干祿之意耳大率當時學者游於聖門雖未嘗事干祿之學而用世之意人人具有之矣所以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孔子之所以嘆也此章則是自牖納約因其有干祿之心而教以自然有得祿之理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是即富貴功名亦一切不須向身

外討也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此等議論皆是孔子不得已而爲言葢無奈天下學者不能忘用世之意而教之以反求諸己也

哀公康子二章

哀公康子之問大率要求之民孔子所以答之者只是反求諸己聽之以不莊而強民之敬必非心敬孝慈不率於上而強民之忠必非心忠好惡狥於一偏舉措率乖其當而強民之服民之勸必非誠服誠勸有諸己而後求無諸己而後非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王道俗術真只

於此而已

子奚不為政章

愚答鄭邦章書有謂勢分破性分乃得出頭以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為孔子一生所受用處苟有用我朞月而可三月無君皇皇汲汲夫孔子豈不欲為政哉然止則止速則速進必以道又若毫髮無所濡情論者祇知其為自守之義而又未知孔子之徹見性分大行窮居遇不遇兩於我無加損也故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非孔子誰能道此必竟達是達窮是窮乘勢去勢有位

無位相去才啻若霄壤矣因憶大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寂然無所榮美廷臣咸薦亦祇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而已帝復試之女於時觀厥刑於二女卒以天下授舜而舜罔弗克勝舜亦未嘗改弦易轍別爲道以治天下世愚所以每謂處爲洙泗出爲唐虞堯舜孔曾授守一道是亦爲政孔子之言直所謂言大而不爲誇也

子張問十世章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因往推來蓋朴朴實實曉其事理人情只

是如此此耳原非有讖緯術數之學然以予考於孔
子平生則殊有可訝者如夢奠兩楹謂子貢曰夏
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
之間則賓主夾之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
之間夫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
此曉然萬世王祀兆也其可異者一也春秋諸侯
功德莫盛於五伯五伯莫盛於桓文孔子作春秋
詳之序書則略之文侯之命繼之費誓費誓之後
卒以秦誓蓋文侯之命周之始東也孔子猶有望
也又四十九年則為春秋初矣知周之無可望也

故繼之以費誓也蓋有望於魯也魯又不可望也繼周而興者其必秦乎巻灼然知代周者之爲秦也此又一異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大率孔子雖不用術數之學而誠精神應固自有可以前知之理傳記中所載白犢等事亦畧有類此者

君子無所爭章

君子必無爭有爭非君子故孔子引射爲說射以觀德正以明君子之無爭非謂君子之惟射爲有爭也其爭也君子一句理正而語謔想見當時縉紳學者角技矜長徼名競進雖甚賢者見道少不

真亦不能以破此卒之名位未得兩墮於小人之歸是其爭也直以爭爲小人而已故夫子曰其爭也君子蓋借其爭而反之謂其所爭者爭爲君子而已他日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亦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巳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巳者不怨勝巳是到底無爭之證反求諸身是必竟爭爲君子之證

周監於二代章

文中子曰吾視千載而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者有所持

循矣哉周文其盛備信莫有以加矣然以予攷之
從古如斯經制之文斷然後代備於前代益非前
代之智不足或風氣之未開或時局人情之未壞
所謂不先天以開人雖聖人亦不能預爲之所也
周文何以郁郁夏監於虞矣殷又監於夏矣代相
爲監而周適承其備焉此周文之所以郁郁也而
後世因以謂周用文治者過也謂孔子竊竊欲行
周公之道祗欲修其經制之隆者又過也自周而
下代亦相爲監焉其攬權馭下之制防奸革弊之
工又有爲周公智慮所未及者雖不必比隆唐虞

能使四海永杜亂萌而國家常保中治則雖以堯舜復興有未可遽易者故予每謂後之治不古若者豈經制之畧不古若哉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所缺者葢在彼而不在此也

成事不說章

愚每謂只本末始終四字括盡經世之竅爲孔子一生悟門豈獨自處卽以正君導友其先後之權亦卽就此要明白矣故曰成事不說非不說成事貴其未成而說之也非不諫遂事貴其未及遂而

諫之也非不咎既往蓋不欲及既往而後咎之也皆所謂知所先者也一落後著不惟人之善惡無可救改而我雖有忠愛之心亦無所措其口

管仲之器小哉章

夫子平生最取管仲之功在春秋時亦看他是箇人物只惜其不明於學最初發心只為富強之計求可求成而無正心誠意之功為之本領故功成之後不免驕氣之生傲很奢淫相繼而作以不係其慾也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若曰管仲之功則大矣管仲之器則小哉三歸反坫正是器小之驗而

或者不知也不儉非器小不知禮乃所以為器小也驕溢之後一切越分踰禮不復自知也因憶堯舜若非知學則當地平天成之後生了多少驕慢而方且兢兢方且業業後世儒者謂堯舜事業只是一點浮雲過目雖就性上視之卽以堯舜之度量胸襟直看得天來大的事業亦只如一點浮雲過太虛也必如此而後謂之器大必明於此而後知管仲之所為器小

居上不寬章

就全學而言之只是一箇知本只是學以修身為

本就一事而言之又自有一事之本所以止亦有全體之止而亦有一事之止也雖然有一事之本而又非判然各自爲本總之只是一本雖然有一事之止而又非判然各自爲止總之只是一止觀穆穆文王節此義發得最著愚亦屢言之矣居上不寬節註中所云居上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正是就事就時點出一事之本譬如仁敬孝慈信必竟隨事隨時要以各中其則而會其歸又只是一箇緝熙敬止而已各點止字最是曾子妙手會得時真是活潑潑地令人手舞足

蹈而不自知也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

富貴貧賤是仁之兩敵故貪富貴厭貧賤是去仁之兩案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所以仁存厭貧賤仁不存矣浮雲富貴仕止久速一切斷之以道所以仁存貪富貴仁不存矣此葢聖人點出顯然之公案以勘天下之學者口未嘗不說仁心亦未嘗不恍仁只一到富貴貧賤失得之際便墮體黜聰現出本相世固無有不仁的君子然亦烏有貪富貴厭貧賤之仁人乎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渾身

是欲體驗底無有仁而尚以稱於天下曰君子誰
則信之聖人辭氣雖平語意甚切玉未琢前猶索
辨金經煆後更何疑煆而流猶以冐稱爲君子者
吾見亦多也此雖勘之已淸猶恐體之未密說到
無終食則自朝至暮念念此仁矣說到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則無久暫無常變念念此仁矣大
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豈有毫髮
間斷故聖人繫彖於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看來無別巧只有自强兩字是仁之命脉便是
富貴貧賤之對頭人生世中其所遭值件件有之

非富貴則貧賤非造次則顛沛若不靠得自強如落絮遊絲管取拖泥帶水東倒西歪立站不住故惟自強乃能不息果不息即是仁矣

朝聞道章

如何吽做聞道如何朝而聞道便夕可以死知聞道者之可以死則知不聞道者之不可以徒死矣不可死非惜之也正所謂浪死也虛生也此聞道之所以爲吾人要緊事也必竟如何吽做聞道顏子三十二而蚤殀孔子慟之時亦惜之然愚以爲顏子無可惜也世之耄耋期頤而學不顏子若者

乃可惜也老子亦云死而不亡者壽故孔子豈樂聞道者之速于死哉真有見夫不聞道者之不可以死而聞道者之無病於死也死而不亡其是之謂乎他日又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此等話頭皆確確實實有箇證據有箇歸宿非影響依稀譬爲之語也故偺嘗舉此兩案以勸深詣之士大率到此茫然少見有下落者

士志於道章

孔子最於直其勸學者只就毫髪幾微之間便察見你全體腎腸跟脚食不求精衣稍求飾微𥚃之

袍少有愧於狐貉孔子便將做天來大的罪案故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葢直斷以為貪富貴厭貧賤之種子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無適莫即是惟精義之與比即是惟一故無可無不可非真漫然無所主如昔人所謂可否之間和光混俗者也孟子最知孔子故就上面下箇註脚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就上面定箇品分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可仕可止可久可速一切都無成心則仕則止

則久則速毫髮無有濡滯其無可者乃正有真可無不可者正有真不可也時字即是義字予每謂義無定位緣時勢人情而爲之低昂損益者是也胸中若有適莫則其體不虛主宰若非比義則其動必妄比於和光混俗者固迥然殊科而視信果之硜硜者亦超然別調矣

不患無位章

開卷說人不知而不慍已定學問宗旨故全經隨事隨機懇懇教人無非此意無位者人分上事所以立者則已分上事已知者人分上事求爲可知

者則已分上事分得這箇界頭明白而後學有歸宿學有歸宿而所以經事宰物長民輔世至命盡性者一切不待於外求矣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就論語一書細考孔學確然求仁爲宗下手處斷然修身爲本此愚於答丐丈書已略道之矣一以貫之豈是曾子創聞孔子創說而門弟子輩乃絕耳未有知者乎以予觀之求仁固是一貫知本亦一貫止於至善固一貫修身爲本亦一貫但尋常教人下手只得就實處點就實處點亦無往非一

貫工夫因曾子已徹悟偶然就大旨上提就大旨上提故無意中道出一貫名字想見一時在坐諸人必無冉閔之輩假令有冉閔在焉則孔子之告猶不專主一人門人之悟亦不止于曾子一輩矣斯時也得無孔子亦旣老而曾子之學亦正及其成乎大學之傳彷彿就在此際必悟一貫而後於知本之旨爲有契也必悟忠恕卽是一貫而後修身爲本之旨爲有實也蓋夫子之所以告曾子者是就大旨上提而工夫在其中曾子之所以答門人者是就工夫上說而一貫在其中唯處處之無

疑固見曾子之悟忠恕上答之無拘乃更見曾子悟之盡也假令曾子因門人之疑而覆解一貫即是畫蛇添足而一貫之唯即不可以語真悟矣如此道來真如水月鏡花兩相對照說是二又是一說是一又是二脫胎換骨出神還虛非徹悟不能至於此也偶記佛偈有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之語以忠恕明一貫真如鏡之鑑形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也

君子喻於義章

前章謂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只爲

人品不同故不但好處自成其品即過處亦各從其類南轅北轍燕越殊趨縱失跌其路頭亦自定也此予所以每謂論人先定品論士要辨志若只就其一事一言之偶合於道雖小人亦有之矣一事一言之偶違於理雖君子亦有之矣要之其品定爲君子則其所偏者只有義雖過處亦可以知仁也故曰君子喻於義不必事事協中如子路之結纓屈原之沉石要之其所知者只有義故其所殉者只有義決不向持祿榮身苟免偷生利分上走矣小人反是

見賢思齊焉章

子貢方人夫子誚之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理雖正語似譏若非自治有餘那得閑工夫去人分上生較量乎真是見賢則思齊不暇見不賢則自省不暇步步反躬自責自治所謂夫我則不暇真夫子自道也子貢一生病痛只在於此故交友則悅其不若已者師商孰愈回賜短長一切皆此見解此病非小病大率學不知本之故所以一向外覔只在人分上作求討也思齊自省真是學者日用交遊訣竅反之已即是實學求之外即是方

人

古者言之不出章

言行相顧大率難事未論行濁言清口堯舜而心桀紂者即口說頗曾而行僅同於游賜猶爲不掩其言躬之不逮古人之所爲耻者耻此也若曰口堯舜而心桀紂是言與行兩相違背矣又烏用耻乎下章訥言敏行意亦倣此

德不孤章

毋謂誨人不倦正所以明爲之不厭明德在親民决無有獨成之理堯舜德爲聖人尊爲天子猶取

賚於卿佐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都俞吁咈勢分都忘渾然師友氣象此萬世講學修德之模楷也必如是而後學識其大必如是而後德體其全不然曲善偏長自矜自好以稱於鄉里曰善人可矣大人之道則槩乎未有家也故曰德不孤必有鄰孤立而以稱有德無鄰而欲以成德者我未之前聞也三千七十世徒知其不可一日無孔子一日而無三千七十亦烏覩其爲孔子者乎小乘安樂絕人逃世亦真所謂果哉末之難矣

見羅先生書卷之三

見羅先生書卷之四

論語大意

子使漆雕開仕章

曾點漆雕開說論語所記觀之識趣之高顏曾外諸賢無與比者童冠偕樂彷彿老安少懷吾斯未信直與是亦爲政氣味相方大行不能爲之加窮居不能爲之損矣孔子一生學力只有這此受用爲二子一眼覷破正夫子所深望於諸賢不可必得者棲棲皇皇七十説而不遇甘老洙泗之間無所畔援歆羡實心者能幾人哉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章

浮海居夷千載之下讀之令人惋嘆想見孔子必有大不如意之遭且察見時局人情有必無可行之會憤懣無聊而後發此小小不平語意之間不應便至甚也嗟嗟可痛矣千載之下儒衣儒冠者徒誦孔子之書誰復知孔子傳經之苦衷孔子之道誰復念孔子行道之艱苦知其苦艱如此真是萬鍊千磨僅傳一緒以遺教於人間矣尚忍觀其蔽昧敝壞而不章耶

宰予晝寢章

註疏本作宰予晝寢故有朽木糞土之喻正與懷
居義例相同理亦有可通者若只偶晝而寢於向
晦燕息之道雖背罪責未必便至於此繼之曰始
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觀其行則其意益更明矣車美可鑑昔人料慶
封之必死土木勝恐其不安人也室美者亦誚之
晝寢之行正懷居之意此孔子之所以深責也

吾未見剛章

剛喻金慾喻鉛有慾者不剛真如金之和鉛而必
軟也孔子只是見得淸勘得到所以詞簡理切至

今移此判人無有一不驗者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銖兩取舍可以見心言意幾微發聲微色平情逆難事平得情卽坦然盎然無不是仁之流行矣分量乃大矣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卽不欲以加諸人此豈易事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然在這裏却正好下工夫也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及告以求仁之方却又道不出此

夫子之文章章

他日夫子謂子貢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而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夫不言何述其理明矣今曰言性與天道又何為其不可得而聞乎一方擊鼓十處齊聞明敏無加子貢豈有夫子言之羣衆聽之乃獨不得聞者乎今時學者頓悟未必及於子貢承傳先輩之語出於口入於耳卽自以為有聞豈不謬哉此程伯子所以謂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橫渠先生亦曰聖門以了悟為聞諒哉

晏平仲章

久而敬之不但晏子之美蓋萬世與人交之要法也只敬了便諸釁不投諸疑不作友朋疑間之端雖云多有其弊總自不敬生來

孰謂微生高章

孔子度量大雖許人改過然法度嚴其律人最密乞醯一小事便不許微生之直何其斷之刻乎然却非刻也此正微生忽處忽處正是真處一事之獻。全德之累。昔賢之論每每如此而學者往往欲以意見承當言談架度不復知以修身爲本以細

行爲不足矜也豈不誤哉

顔淵子路侍章

zh[illegible]千載而上明學問於廟堂之上者唐虞也明學問於林壑之間者洙泗也其臣主之都俞師弟之切磋言人人殊大宗大旨未嘗不協於一故學者讀經最要就此理會子路之車裘共敝顔子之無伐善無施勞孔子之老安少懐氣味淺深分量大小自有不同然却不可苦爲較量分别只要見得車裘共敝是甚麽樣的心腸其學問是甚麽樣的主意無伐善施勞是甚麽的心腸其學問是甚

麼樣的主意老安少懷志誠大矣亦看他是甚麼樣的心腸其學問是甚麼樣的主意蓋吾輩學爲聖人只是學得聖人之學卻不能驟然躋得聖人之等若不從學古上討明而妄從德上摹擬是爲凌躐陵躐者終無到手之理不從明學上講求卻從分量上考較便是未上便是向人分上求敝吾疲精到底無學明之理子路小顏子大孔子化儘力講明講去講去只是孔顏分上的事於已何干

已矣乎吾未見章

蓋看君語有云改過固難知過尤難到得知過改

過巳易爲力矣常情有過未論不肯改先自不能知蓋主人公坐家照管者少也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其稱顏子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不知不知孔顏何以如此他日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曰有顏回者好學指其實只在不遷怒不貳過于以是知所云好學者之常止也不貳不遷常慮也又答詹德甫書斷以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正是只愁不止不愁不知義皆與此相發能見其過而内自訟何以難得如此嗟嗟斯嘆也其在曾子未成之先顏子旣亡之後乎葢正所謂

好學之人郎三千七十衆聖人之門墻者亦不可多見也

十室之邑章

孔子平生不以賢知先人故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至於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亦曰何有於我哉何其謙之至也獨於好學則平生直以自當亦不多以許人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我非生而知者也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

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何其任之甚也愚嘗因
此考之孔子雖云天縱之資自人觀之一切見成
無待於學由孔子自看學既入頭却是把定脚跟
步步挨將進去今志學一章每十年方纔換出一
段風光進一階級若說孔子十五歲時合下便能
耳順從心則天下之人固不肯信若說耳順從心
必待六十七十則孔子分明學就不是生成孔子
實信得這步好學之功所以實承當這句好學之
任實承當好學之任不是自誇正欲天下後世學
者實信學奉行好學這句庶幾陟聖躋賢世間多

有其人而渠亦不致枉費了一生的苦行直以其
資禀少美便謂之父母胞胎裏長就了的不曾費
半分的工夫也豈不惜哉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

聖人説好學何其與後世異不遷怒不貳過當思
此等如何謂之好學適説不貳怒説不遷徵矣微
矣不徵色發聲豈足道哉正所謂不遠復無祇悔
易之所以頌元吉也又當思顔子是用何學問之
功以能如此他人同學聖人是用何學問之功以
不能如此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後儒論學開口便說心一部論語言心者只是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一句不知學者亦曾思之否若肯作一思則真有無窮的道理合作商量有至妙的機關合當究辨識發一問如何呼做心又如何呼做仁孟子曰仁人心也後之學者相沿說心即仁也畢竟心即是仁則說了心不必更說仁說仁又說心疊床架屋還者背而去之謂異體者乃有背同體者不相違三月不違仁幾希二物至者至到之義至國曰至至家曰至日月一至焉彷彿

別有歸宿故直截謂爲二物則何待聰明三尺之童子亦不肯信謂爲一物則當其背違之際仁將何處歸藏心將何處背棄區區此說大似破碎支離葛藤縈絆果有明眼之士直截剖判則此疑團亦必不闢悟言試思之試思之姑毋咲其破碎支離葛藤縈絆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章

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子夏雖篤信然以文學名科故亦紛華之悅誠心精意不免隱慝套向外邊子游所謂本之則無如之何者蓋亦

必有所見而云也冠章甫衣縫掖習詩書誰不號稱爲儒然杪忽差殊君子小人界限判矣先儒所謂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其言雖約其理亦盡位天地育萬物只在致中和不在天地上討齊家治國平天下只在修身不在家國天下上討絜身亂倫矜名自好豈不爲己少涉自私又與大人之學懸隔霄壤善乎程伯子之言曰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爲己自與己不相干此最善言仁者而爲人爲己之分大人小人之別端緒毫釐亦俱判於此矣

子游爲武城宰章

游夏雖同文學之科予每謂子游後來不能限其所至他姑不必論只據論語中所載武城兩事其敷教之端取人之法皆宛然知本之規想見雍容氣象子游葢吳人道南一脉子游其最先者乎

人之生也直章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天地之大德雖云總是一生而其發機同爲一直不直則不生矣此夫子所以謂人之生也直葢其發機原如此也體其

直而生者理也悖其直而生者卽非理也罔而生
亦所謂幸而免者也嗟乎知罔而生之爲幸免也
亦可愧也夫亦可懼也夫

樊遲問仁章

務民之義者無他只是自修自修只是先難不計
功不祈福卽所謂敬鬼神而遠之且後獲也仁知
非外物且非二道故學仁知亦只有自修計功祈
福精神便向末上走了先儒謂樊遲粗鄙近利病
不免此此孔子之所以戒也他日從游舞雩問崇
德修慝辨惑夫子告之以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

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意亦相同大率聖人之學只有自修其機括毫分只在知本所以論語一書問者雖千般孔子之答亦千狀而其大旨歸宿如出一線穇圃一條規模議論稍覺寬宏本上著工例亦準此所謂好禮而莫不敬好義而莫不服好信而莫不用情真所謂一修身而天下之能事畢矣齊治均平皆舉之矣何其約而要簡而明也而學者只要馳求非內索於虛玄則外騖於功利外騖於功利者固是末上求討內索於虛玄者亦是末上求

討箇平實地總放過去了也

宰我問曰仁者章

宰我以短喪晝寢二事爲孔子所斥故學者輕之謂爲聖門劣等因而不復辨其事理是非一切斥之如井有人焉其從之也正是宰我善意乃亦以爲信道不篤憂爲仁之陷害何其辟之甚也芻蕘可採況聖賢之答問乎他日孔子告子路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宰我之意正是故設此問欲以發明仁者之不愚耳兵食信三者豈有一件可去之理去兵已迂況又去食此最事理之不可通者

矣而子貢不嫌於問夫子不病於答千載之下且以子貢爲善問夫子爲善答也至於桃應之說尤爲不經舜之登庸也原在底豫之後固無爲天子而瞽瞍殺人之事卽有之皐陶豈真得以士師之法而刑天子之父至於舜爲天子不能蔽一親瞽瞍雖頑號稱天子之父一犯殺人卽不免於戮皆經傳之無徵事理之最舛者若據區區淺陋直以此言酬荅桃應亦愧心無所開口矣而孟子卻不然也這此之與故這此之事理孟子豈有不知明學爲意不在鬭多鬭正蕭然高天下不必瑣瑣計事理此孟

子學識心胷從來與人别樣也予與邦和書曾引此謂知大舜遵海之心可以爲孝子守臯陶有受之義可以爲忠臣此偉然今古不刊之典也區區討故實較纖瑣豈足掛齒牙於孟子之口哉予每讀此欲爲前賢一雪故併及之

子見南子章

孟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從而爲之辭學者只要認得過字明白是箇過自是無私心而偶然失禮果是箇

無私心而偶然失禮則其初也必無扳援無覬望其行自失其心可知其後也必無繫吝無歉愧其心自直其事可知真如日月之食可與見而無慚其更也可致仰而不愧此其所以可改向人前亦可認而不掩無待於爲之辭也若有心焉則是惡矣惡則不可改矣其遮前掩後閉藏消沮不得已而爲之支吾解說者勢使然也孔子何等人品何等心胸肯作此等之見至於失處則雖聖人亦容有不能無者矣不能保其無失卻可保其無心此孔子於南子之見所以明白認以爲過而不敢復

爲之辭但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而已所否者何正是扳援覬望之謂矢之者何正以自明其無扳援覬望之謂惟直認乃益足以見孔子之無私就矢之乃便足以明孔子之自悔當空朗日洞然無無私纖翳必除反觀自照此孔子之聖所以獨高於萬古也他日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若主癰疽與瘠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故孔子終身不曾仕衛終身不曾仕衛想見其徹頭徹尾到底不曾干求孔

子豈有一毫利之而見南子以干進哉小君之見大率旣仕之禮蓋委質爲臣而後有見小君之禮未有過賓遊客見其君可矣又必見小君者也此正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也是孔子本無私一解了反見有私本是過一飾了反成是惡幾希以淺鮮之心度君子之腹者矣曰過賓遊客旣無見小君之禮則孔子之見南子何爲也哉曰此亦無考然理有可知南子雖有淫行觀其與靈公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便知其爲蘧伯玉也且曰吾聞君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

行蘧伯玉者君子也視之果然夫南子既知伯玉
之爲君子想見當時孔子望重亦必慕孔子之爲
聖人彷彿有好德沽名之意故夫子因其求見而
見之此於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理雖
稍背然以比於互鄉之見原壤之遊不爲已甚不
輕絕人彷彿有似之者且身在其國小君求見事
理人情或亦有不容已所謂見惡人以避咎也古
亦有之矣故謂夫子之見南子爲過夫子固所不
辭謂夫子之見南子有私則始終不曾仕衛千載
而下亦知之矣無怪乎夫子之有以自信也

如有博施於民章

仁最難言先儒曾有是說看來真難言若說體是仁則生意流行充塞宇宙者無不是仁若即用是仁則孺子往矣怵惕惻隱安在不見親不奉長愛敬何存若說仁在我則魚躍鳶飛舉目盡是生意若說仁在物生機少窒榮枯開落毫髮於已無關若說及物爲仁則汲汲皇皇孔孟終身不遇此孔子之學所以難以求仁爲宗而又罕言仁也非罕言蓋難言之也及門之徒可與語者想見初來只一顏子其餘雖以子貢之達最爲穎悟亦不免只

在作用上看事功上求若謂及不得物即不可語功業不可語仁矣故有博施濟衆爲仁之問味其辭氣尚歉然有未能施及天下濟盡四海之意只施博而濟衆亦庶可名仁否此正墨子兼愛之說全在作用上看事功上求了也聖人論學只怕離本一步故斬然遮攔曰果若云云衆能濟施能博豈但曰仁雖聖人作用不過此矣聖人非高說益聖人者仁之至也若只就事功上看即凡有所及者無不是仁矣而况於施之博濟之衆乎然以語爲仁之方則不宜如此也若以此求仁則念念心

心只在施濟上做全副當精神走向人邊上去將終日皇皇拯援應接之不暇矣摩頂放踵求以了施濟之分願不能也以稱於天下曰仁不得也故繼之曰堯舜其猶病諸堯舜猶病自昔者之不明至察以為聖人有所不能之證萬邦協和四方風動鳥獸魚鼈罔不咸若矣而尚云施之未博濟之未衆乎此蓋眼前之事不知何以從前看之不明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百姓却疊一句曰修已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兩箇堯舜

猶病只是一箇理路然則謂堯舜病博施亦將謂堯舜病修己以安百姓乎堯舜做不得的如何卻教子路做則孔子之教其真托之空言矣曰如子所見堯舜之非病博施也明矣然則堯舜之所病者何病乎曰求之己則仁覆天下而有餘求之人則摩頂放踵利天下而不足堯舜之所以致地平天成民安物阜者其施爲運用之機括豈直在人分上求在施濟上著手乎若在施濟上求則雖以堯舜之聖亦將皇皇然疲精弊神拯援應接惟日之不足也而仁終不可成也故曰猶病也子路見

解亦如子貢必竟以求之已爲不足而要以及於物乃有功修已以敬渠意着得全獲故曰如斯而已乎曰及人彼尚以爲狹也故又曰如斯而已乎夫子乃滿足言之曰修足以安百姓然其意之所趨向夫子知之矣故亦斬然遮攔若曰修已而不爲安人起念固自可以安人修已而不爲安百姓起念固自可以安百姓若如子所見雖云以敬自修而其精意誠心全體俱在人上是直以安百姓爲主而非以修已爲主矣如此則亦將疲精弊神皇皇然拯援應接之不給也故曰修已以安百姓

堯舜其猶病諸疊此一句最有義味要知下句之辭雖同上句而上句之意却不同於下句如何不同上句是孔子的主意是以修巳包百姓下句是孔子推子路的主意是以安百姓者當君子正是博濟爲仁之見雖聖如堯舜率是道而以率天下之政欲以四方之風動萬物之咸若也豈不難乎豈得不病乎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只是要得實在此心與萬物同體果若立必俱立達必俱達實有與物同體之心則自然立不獨立達不獨達有與物同體之用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因物付物各止其所隨分所到無不滿愜而仁覆天下矣能近取譬豈有別法只是打破人我之障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九竅百骸誰不認得為己一膜之外便爾痛癢無關能知通天徹地之渾然同一仁則亦悟通天徹地之渾然同一身疾痛疴癢喘息呼吸即八萬四千毛竅無一竅而不與天地萬物相為通也乃只欲護己之痛不復矜人之痛遂己之欲不顧妨民之欲是真守尺寸而不復覩天地之大全也亦何惜其燕越肥瘠視四海之休咎理亂與己不相關

也乎此正是害仁之蟊賊不能施濟之種子乃不從此處擴充而只務向外面求討未論施不得濟不得就令能濟能施小有補塞探其根源亦無非要譽沽名濟事就功之意堯舜猶病尚是說他做不得成轃底推之即無復有纖毫愛成之實意流通於其間矣仁何在乎此聖人所以猛意斬除從微截斷說箇堯舜猶病蓋斷其萬無一成之理也孟子亦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於墨氏兼愛之說直從生心處推其極至於無父且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偪人人將相食

此非甚言之也所謂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蓋有以知其弊之必至於此也大抵無學術的人偶然失德雖甚悖謬其害淺何者其弊止於一身有學術的人有意主張即意見議論小小差訛害便大何者其毒便延於世此孔子之於由賜雖在及門之友斥之不得不嚴而孟子於楊墨賊道之輩闢之不得不力也然非實明儒者之學實見孔曾之心亦誰能於毫髮之訛宗見其千里之繆無上言而戚戚嗟嗟為世道發悲憤哉

默而識之章

仲弓問仁夫子告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卽所謂能近取譬可以爲仁之方矣乃必曰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本無賓本無祭翼翼小心如見如承者是何事子張問行夫子告以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義備矣必曰立則見其叅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無言無行忠信篤敬亦何有嗟乎此正所謂默而識之的消息也正所謂止於至善之脉路也故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子以在宮雍雍在廟肅肅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者當之意正有見於此學問若無這步必竟不得入微

不得達本説本體必竟有合有離説工夫必竟有斷有續只一箇默而識之真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愚前解時習義亦類此必如此而後可時習不然習不得也教學非別事即是默識的條欵默識非別事即是教學的主腦乎於大學中挈出止修兩字正亦悟此此本孔子平生自信之事屢屢以之自當至此聊又挈言之以之自歉大率誨人謙巳之意未嘗不存而就孔子三十四十以前則亦未諒其立與不惑自信之為何如也工夫之毫髮有跡手勢之幾微未熟容或有之矣乎於孔

子書雖極謙已者一切信是實語世間未有一箇不老實的聖人則聖人又安有一句不老實說話說箇何有於我便容或未有於我說箇是吾憂也便確實是有憂也下章工夫大率與此相同故其自叙之辭大率與此同實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費多少氣力而可云泰然無憂一切見成熟路輕車咸有於我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章

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定分定兩字非實透性者未能識未論三

千之士卽六藝身通者自曾點漆雕開外大率未能忘情用舍一切隨順所遇而不以窮達爲加損也誰人不是用之則行決無有不用而行之理誰人不是舍之則藏決無有舍而不藏之理只其幾微毫髮視用舍未能如寒暑之去來視行藏未能如晝夜之夢覺則於用處必有快其順者快其順卽是加於舍處必有見其怫者見其怫卽是損尹氏所謂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非顔子其誰足以同之乎浴沂風雩童冠與偕直以容如或知汝之問曾點氣岸太高若稍近狂

其識趣之遠則斷然非諸賢所及曾子雖得孔子之傳想見其家庭授受氣味亦自深也學者只要在此等處玩味自然分量寬弘世味澹泊透性一關漸次有基本矣

子在齊聞韶章

註疏本作子在齊聞韶音以三月爲音字之誤蓋偶聞韶音有感於衷因忘味而發嘆也此雖無關大義然情理似更有可通者若作三月不知肉味則孔子用情偏滯未必至此其勢不免更贅一文謂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則其理亦未有可據者昔

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曰大矣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蔑以加矣以是而知韶樂亦不專在齊也孔子故魯人何取而獨於齊聞韶學之三月乎愚故曰三月爲音字之誤理可通也

夫子爲衛君乎章

太史公傳伯夷扣馬諫武王及武王已平殷亂耻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蕨而食之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兮神農虞夏忽焉没矣我安適歸矣吁嗟殂矣命

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謂由此觀之怨耶非耶

嗟嗟太史公豈知夷齊之心者耶知夷齊者惟孔

子故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夫伯夷豈不知普天率土之無非周粟耶豈不知

薇蕨之采食將必有窮耶則以爲義命之安之必

致乎此也故惟不食粟則心安食周之粟則心不

安餓而死則目瞑食周之粟而死則目不瞑所求

在此所得在此則餓而死者夷齊本願也所謂神

農虞夏忽焉没矣我安適歸矣葢傷時也吁嗟徂

矣命之衰矣葢嘆命也傷時嘆命豈怨耶真所謂

求仁而適得仁也又何怨耶如何叫做仁如何叫做得此中須要著一思量愚於病中汲汲皇皇以明學爲事因而邅廻者屢之偶激一友人之誠舉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二句慷慨語之其友爲之竦然大華孔子之說要以明夷齊之不怨而悪之答乃稍有與孔異者若曰果其求仁而得仁怨亦是仁果其欲仁而得仁貪亦是仁譬之之燕者縱坎坷亦是適燕適粤者即安行亦是從粤路頭既分趨背各別未問遲疾險夷其正邪境分已先判於此矣上肯言天下有貪壞不

亡者存焄蒿悽愴人誰不死果其求仁而得仁雖恕亦何病耶學者誠要緊諒夷齊之無怨而尤要緊決已志之必仁恕與不恕請姑未須道著

見羅先生書卷之四